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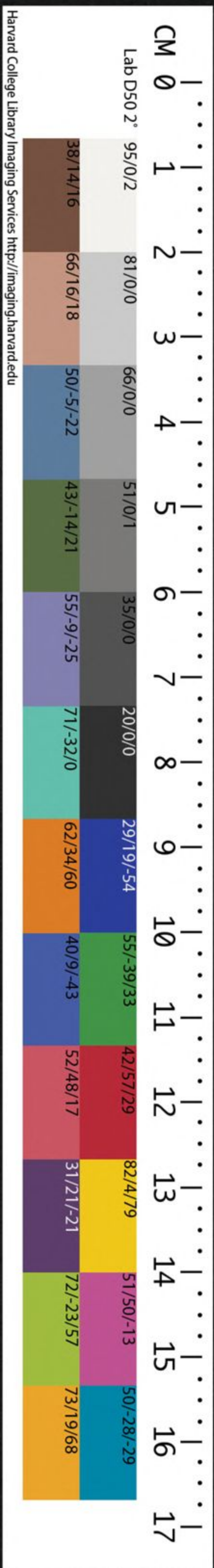
T3035.29/7012(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01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7 1940



明州阿育王山志第八上卷目錄

高僧傳法

四偈

郭子章

晉劉慧達大師傳

釋慧皎

宋大慧杲禪師傳

釋宗演

明慧廣緣禪師傳

屠隆

育無漏瓶禪師傳

沈一貫

明州阿育王山志第八下卷目錄

阿育王寺住持東生明禪師塔銘 袁楠

有元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佛日圓明普濟

禪師光公塔銘 危素

物初觀禪師塔銘 釋元照

大千照禪師塔銘 朱濂

有元靈隱景德禪寺明宗慧忍禪師東嶼海和

尚塔銘 虞集 祭笑翁和尚 張卽之

御奈澹庵和尚 祭益宗和尚 釋體元

澹庵安骨佛事

明州阿育王山志卷第八

泰和郭子章相奎父編

天台釋傳燈無盡父校

△高僧傳法

佛名爲覺僧名不覺匪覺宏人人能宏覺如來善
逝傳宏者僧光光相然是名傳燈慧達開山資始
奉律豈惟茲山天下表率唐宋以來更律爲禪雖
日傳心孰非戒先志高僧傳法

建竺慧達大師傳 出高僧傳

竺慧達姓劉本名薩訶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畋



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備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爲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塏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旣醒卽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禮懺爲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燈上越城顧望見此刹抄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刹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鍤函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髮髮伸長

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耀乃周厲王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塏卽此其也旣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豎一刹施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爲三層又昔咸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趺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悝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爾後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華趺浮在水上卽收送縣縣表上臺勅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悝云昔於天竺得阿育

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邊王路旣通尋覓失所近
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爲高惺所得故遠涉山海欲
一見禮拜耳惺卽引至長千五人見像歔歔涕泣
像卽放光照千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
亦尋當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董宗
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上晉簡文帝勅施此
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
跌方具達以剎像靈異倍加翹勵後東遊吳縣禮
拜石像此像以西晉將末建興元年癸酉之歲浮
在吳松江滬瀆口漁人疑爲海神延巫祝以迎之

於是風濤俱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天
師之神復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
民朱應聞而歎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
東靈寺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滬瀆口稽首盡虔歌
唄至德卽風潮調靜遙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
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衛二名迦葉卽接還安置通
玄寺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心者衆矣達停止通
玄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禮未嘗暫廢頃之進適會
稽禮拜鄧縣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
存基墟達翹心東想乃見神光燄發因是脩立龕

砌羣鳥無敢棲集几近寺側畋漁者必無所復獲
道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顛復加開拓達東
西覬禮屢表徵驗精誠篤勵終年無改後不知所
之烏石畧梁會稽沙門慧皎撰

宋大慧普覺禪師傳

畧附育王紀事
詳載禪師年譜

釋宗杲大慧禪師係宣州寧國縣人姓奚氏其母
夢神人衛一僧黑頰而隆鼻造于臥室問其何所
居對曰岳北覺而有娠及誕之日白光透室舉邑
歎異實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初十日巳時師年
十六父母知師無處俗意指東山慧雲院禮慧齊
爲師師年十七納僧服請具足戒于景德寺自爾
智辨聰敏不假師承乃至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師
六十八歲正月離梅陽十月至寧國適明州阿育
王山專使至淮朝命住持十一月渡錢塘至明州

光孝寺開堂十五日入院次年丁丑師年六十九歲住育王裏糧問道者萬二千指百廢並舉檀度向從冠于今昔寺以衆多食貧常住伏臘不給陳請海岸閑地僅得千頃命工開築以爲南畝費緡錢十萬餘師率八萬四千人結般若會出緡錢以成歲入用贍齋廚育王提唱有語錄一卷至隆興元年癸未師年七十五歲聞王師凱旋作偈曰塵氛一掃蕩然空百二山河在掌中世出世間俱了了當陽不昧主人公出衣盂命合山清衆閱華嚴葺治還上復取向賜經七百餘部用祝聖壽保國康民夏之寧國上冢

宸翰以御寶識之曰賜大慧七月十二日示微恙

大衆力請說法師委曲付囑曰汝等宜隨所緣以

佛法爲念莫負初志實吾所願其言語懇切衆皆悲感十四夜有大星墮工寢室之後師聞衛

笑曰吾將行矣了賢等請偈師厲聲曰無偈便死不

得也請不已偈曰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

與偈是甚麼熱大投筆吉祥而逝乃八月初十也

身葬徑山庵後賜謚普覺塔名寶光

明慧廣禪師傳

師俗姓姚諱讓義梁溪人年三十祝髮爲沙門法

名真緣道號慧廣遍參尊宿禮名山歷十六年得

念佛三昧兼悟性宗萬曆二十六年四月渡江卓錫四明禮阿育王塔舍利光中現釋迦文佛法身師博穎悲淚曰其何德而感如來希有瑞相誓焚身以報佛恩道俗遠近來集疑信者半有一闡提大姍笑何物闍黎敢行誑惑倘如熾然而不勝楚且逸吾必捉而燼之與大眾期是月二十五日西歸卜茶毗上塔山佛跡亭至是日師取香油塗身結跏趺坐而說偈曰四大妙有有不一性真空不空忘照何曾有前後罪福如霜杲日中厝薪四周口誦佛號足下火起師端坐嶽峙燃至腰以上眾

懼其體小歎將取薪楮之師微頷曰無庸戢而頂上起青光一道光中現化佛約脩二尺許金光燦人胸前兩臂並作黃金色大眾躡踊者悲涕者讚歎頂禮者聲如沸罔弗迴心三寶即闡提亦向師大懺悔云師初入山見一黑虎夕坐崖石有二神人作禮求師授記師之德行道果於菟山靈知之矣世人徃徃疑沙門即證道何必焚身大火焦灼何得不知痛楚知痛楚者四大主人今云不知主人安在又有云或魔馮之夫焚身供佛古至德沙門嘗有之非創見師捨幻泡而實靈光乃證道果

行人脩色陰空機熟觀成則四大枯木耳性靈離
合在手合則暫寓形殼痛癢相關離則跳出虛空
何預枯木焚枯木奚楚矣而又疑其魔者世有魔
豈得無釋證耶昔法智大師立誓必欲焚身供佛
楊文公請詔旨力止之住世若以師焚身爲魔事
則法智師之立誓焚身者亦魔念耶魔馮而楚身
亦或有之魔力亦能使人不痛焚然當觀其究竟
若何如師臨終諄諄勸人念佛生淨土無疑魔哉
無疑魔哉奉 三寶弟子屠隆和南撰

育王山無漏瓶禪師傳

釋傳瓶字無漏姓方婺州義烏縣人也幼而聰悟
喜閱竺典年二十詣太平縣東山堂僧通菴薙髮
時妙峰覺法師闡教觀於天台山師從之受業卽
於言下大悟止觀之旨云人雖解妙非修不證自
後恒持梵網經心地品修行大悲懺法頂禮六時
寒暑不輒後從守菴和尚於石城受具戒披衣托
鉢循乞利生言笑不苟戒德無瑕蔬食布衣一中
而已兼善瑜伽餓口施食誠謂梵音清雅令人樂
聞余先考妣咸叨薦悼萬歷丙子歲南京吏部尙
書平湖陸五臺公謁鄧山塔見舍利光瑞希有公

忻然發心始爲檀越重建育王塔殿聞師道風遠播戒節精瑩公卽同太倉王鳳洲司寇四明屠赤水儀部及不佞連名具書請師住持師諾其請遂卓錫鄮峰焉乃丁亥八月入院偕師弟傳餘及諸徒衆則正理正昇爲上首同心出力募緣修葺殿宇并豎山門廊廡禪堂僧室百堵雲興石塔鍍金椽題藻繪幢幡寶蓋金碧輝煌東南名刹于是稱最荷蒙 慈聖宣文明肅端獻恭喜皇太后 欽差內官監太監張本賈賜白金鈎環紫衣袈裟一頂令師焚修祝延 聖壽師與郡丞龍公德孚一

言之下針芥相投法門寶塔悉賴金湯及公陞留都時重拈金山東坡故事腰解銀帶一條賦詩云休言我帶難爲玉總是君恩好鎮山之句藁林一時之盛莫過於此師嘗言人世虛假淨土是歸遠追廬阜遺風結蓮社於妙勝殿大集善友數百人每月初八日三時繫念彌陀佛號解脫世網畢志往生故遠近黑白悉從法化余以行驗師師實蓮域中再來人也托質忍土現比丘相誘掖羣迷咸得阿惟越致無論師內秘外現卽化緣修福眞不可思議矣萬曆甲寅歲閏九月初二日示微疾索

阿育王山志 卷八
水漱口沐浴更衣結跏趺坐命諸徒眾朗誦戒品
面西安然而逝法臘三十春秋四十九歲全身葬
於殿後仙人巖左其徒理公囑余文記之故述詩
行實以此重系之以贊 贊曰師負衣鉢循乞諸
方持律嚴甚懺聲揚揚傳法天台卓錫育王重新
紺殿舍利增光緇素皈仰佩德難忘玉几雲白娑
羅樹蒼忽然示寂眷屬悵惶噫我知瓶公滅此生
蓮沼花綻金渠極樂邦萬曆戊申春三月 賜進
士出身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
書中樞殿大學士甬東沈一貫撰

明州阿育王山志卷第八下

泰和郭子章相奎父編

鄞邑林祖述槐亭父校

阿育王寺住持東生明禪師塔銘

玉几山於東南爲禪林巨刹釋迦舍利塔在焉歲
時使者香幣踵至善士之信奉者不遠數千里裹
糴以來非負德望有學行者不足以居大德庚子
會缺主者名師鉅德及其徒僉云東生師宜處是
朝廷因命主之賜號佛日普光其爲學統會要領
探索奧旨取空口湛寂爲歸趣眎爲未始有終始

存存返真德日以隆學子林立咸萃焉不捨去迺
廣田以給樓宇廊廡剏修葺完視昔爲大備繇始
居以迄于終二十有七年冲讓混融不以處大浮
圖自矜識不識咸稱道之行亦懋矣哉師名德明
號東生古甬東劉氏子淳祐癸卯年十六白父母
願入竺乾道因徃依仗錫月潭澄禪師澄叩所志
亟曰將求學佛遂祝髮於景定初元二年受具戒
開元寺歷扣諸方學出世法希叟曇禪師倡道雪
竇命司客遊吳興見道場頑極彌禪師彌舉文殊
是七佛之師甚出女定不得罔明因甚出得咎曰

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彌噐之宙于門居亡何
頑極遷玉几由悅衆掌鑰至元己卯瑞世昌國祖
印爲頑極嗣徒衍慶中興之退建洞雲十方蘭若
將佚老焉而玉几之命至矣密菴三傳至頑極極
之師寔大之覺悟與義具見三會錄桷待罪太史
幾三十年每一得告歸里必入城訪余相與語藜
林舊事俯仰變故至拊髀感慨曰大雄氏之教東
行入中土合所謂中庸之義世降俗遷至於紛紛
辨詰無有止息甚者或 是以務口耳本真益離
梁氏以後變逾邈數十年故老凋喪爲可憫泰定

初元余復南還見其龐眉鮐背論議益壯當湍激
漫漶砥柱中流非巋然勵行孰至於斯三年十二
月癸巳其徒奉遺書貽余明日卽示寐越八日庚
子葬寺西偏五十步邇爪髮瘞洞雲塔壽八十有
四僧臘六十七度弟子百餘人明年夏六月其嗣
法上首彌高等奉狀來謁銘誼不可辭銘曰
佛道宗顯會歸爲禪溥溥微密返于真源區別証
夸乖離失權誰其振之師克紹傳證悟是則爰契
爰默懲彼躋張昭朗無跡今聞旁達遐邇攸式沛
子川增聿著古德明命申錫于玉几山梯航繩繩

布金承顏載疏湮淪九泥障瀾胡考以長洞觀修
環化斯宏矣孰趾其微遺烈是徵靈光有熒周流
倉垠曷究終始且瞻如雲崇岡斯企彌久彌彰毋
替厥嗣揭銘堅珉千載勿圯翰林侍講學士奉政
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袁楠撰

有元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兼住天童景
德寺佛日圓明普濟禪師光公塔銘

宋自南遷都虎林大刹相望其說法居尊席者多
蜀之大浮圖師若無準範公北澗簡公輩聲光震
耀號爲極盛國朝旣混一宇內蜀土寧謐學佛

之士遊觀東南者何其未數數然也禪師悟光成
都之新都縣人近歲教行江左德美先哲奎章虞
公集數為素言後以事至鄞訪師於阿育王山素
謂昔吾鄉佛照師住此山結知世化行寺與師名
適同殆非偶然於是一記矣而師示寂門人懷本
等具事狀來求銘其塔按師字公寔姓楊氏世有
文學顯仕母張氏以無子禱觀音大士夢授貫珠
一顆遂有娠及生有風雨光景之變幼則儀狀嶷
然性不好弄父母繼沒哀慟服禮如成人舅氏賢
公學佛天王寺師徃依之日以誦習為業賢授僧

了冲度為弟子間與同學者游處拘坐問會若素
為禪學者年十有五詣大慈寺講席披閱鈔疏慨
然曰以名義為宗母乃滯於見解乎振衣出峽徧
歷大禪林至杭見東嶼海以為器問師曰三乘十
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擬吞亟以杖
杖逐出師堅坐堂中夜半飛蛾撲燈見之即省且
造方丈應吞如響群疑頓釋師因歎曰若非及早
行脚遇善知識究明此事幾困於義解矣自是益
通內外典克淨慈記室海公遷靈隱寺師猶執侍
既數載盡放心要聲聞日闕至順元年平江白馬

寺請師開法朝夕爲學者提唱清規嚴整時論歸
之元統元年廣教都摠管府請住元寺辭弗就部
守士民強起之屬天旱太守道章公請師說法卽
再至至正二年行宣政院使納麟公欲盡革僧寺
宿弊首舉師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先是諸僧構訟
產業淪沒者過半至體鬻不繼師力除其蝨旬月
之間山川草木爲之改觀墾田旣復倉庾日積殿
廊廡下至庖廡諸屋次第完整重建祖堂蒙堂嚴
四天王像於山門 朝廷以釋迦佛舍利所藏哉
頒金幣至是寵渥益加師悉以市林木建承恩

以侈 上賜帝錫師號佛日圓明普濟禪師結夏
盈千人東南禪席視全盛盡舉叢林之墜典嘗垂
三語以驗來者曰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因甚不
見自己曰透過荆棘林是好手因甚平地上死人
無數曰西天九十六種你是第幾種僧或出荅師
輒打少有契其旨者然師機鋒雖若峻絕而隨緣
開導其於誘掖接受亦得人爲多焉會天童景德
寺虛席行宣政院使請師兼領寺事師以五日分
會說法俄得疾危坐索紙筆作書數十通別所與
遊者遺偈付弟子戒以進道勿繆爲吾家種子語

竟而逝至正十七年六月甲辰朔也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後七日庚戌瘞諸所建鄧峰草堂是時彌月不雨方暑熾陰雲涼風緇素送者填塞山谷既掩壙雲日開朗睹者莫不加歎初師居慈蒙堂寒暑一衲淡如也諸方名德以書幣招之皆不就虞公外家楊氏師至京師留館焉爲文送之又爲盡像贊雪嶺西來岷峨最高橫絕江海天風雲濤佛果一枝鳳毛麀角芳燭遠踐鄉有先覺可以識師之所造矣若金華胡先生長穗魏國趙文敏公巴西鄧文肅公天山馬文貞公皆一時魁

士鉅人相與爲忘年交師有心要四會語行於世間爲詩清麗可傳門人拾其藁得二卷素題曰雪窓集蓋別號雪窓云所度弟子若干人嗣法者若干人銘曰 岷峨山高天可捫長江發源勢崩奔子雲著書善摘文後來方外見裔孫摩尼不遣濁水渾天風浩蕩雲濤翻何年飛錫度海門遊觀吳越道彌尊撞鐘說法天下聞離絕義解超語言刊條落葉見本根裴徊玉几采芳蓀振衣太白挹朝暎飄然長往辭塵誼萬劫不礙真性存嶙峋寶塔毫光分穹碑篆銘照乾坤至正二十年歲在庚子

正月十五日中奉大夫大司農少卿臨川危素撰
物初觀禪師塔銘

建炎三年圓悟禪師辭雲居蜀學者欲俱西圓悟
曰時危峽險諸君所負濟北元氣豈可輕身試險
杲佛日見地明白與我無異有未至宜就決焉於
是卮菴顏博山本開兼東山空輩附麗佛日於歐
阜雲門氣類相感自成叢林佛日佩圓悟萬鈞之
寄祗欲深藏岩穴所至學者爭隨之至紹興間一
十七年之遷謫千七百衆圍繞皆於佛日無與世
稱中興臨濟功其懋哉佛照禪師又以道德遭際

盛明留宿禁庭談佛法啓沃聖心以成淳熙之治
至北澗翁內外兼濟之才脫卮菴之窠臼凜積翠
之風規凡出於其門者必才德雙美應酬萬變綽
有餘裕者惟吾先師物初和尚也師諱大觀鄞之
橫溪陸氏楚國公佃農師之後父槐母周氏夢僧跣
足入哦曰捉月行途路何由達本鄉覺述夢脫口
卽誕時嘉泰辛酉六月初十日齧齧失怙恃仲父
教育使就舉業棄之隨舅氏往從雪之道場山北
海心禪師薙髮受具首見育王無準範禪師俾掌
內記不就去依淨慈石田禪師田問曰夏何處曰

育王田曰憨布袋在明州謗神謬鬼你來此討什麼曰
冤有頭債有主田曰你是浙僧我是川僧有何交
涉曰薄處先穿田笑曰叅堂去夏罷由侍香遷悅
衆陞掌記聲光由是日起會澗翁寓冷泉訪淨慈
兩翁夜話滾滾不絕盡發宗門之秘師同流拱立
潛聽遂倒心師事值澗翁起碧雲挈包徑往入室
次舉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師云含血喫人澗
云得恁麼大膽曰因誰致得澗云饒汝三十棒云
覆水難收澗呵曰聞見不足以當大事何不密密
體究他日翁上堂舉永嘉道圓頓教没人情師於

言下頓釋疑滯卽趨方丈未吐澗翁曰你會也師
云會个什麼翁便喝師握拳吽吽隨翁遷道場淨
慈徵詰無遺居第一座瑞世杭之法相一香爲師
拈昭所自也遷雲顯慈越象曰鄞智門特旨遷大
慈育王法席號全盛行道之餘爲大慈障海爲田
萬餘畝爲育王新衆屋百楹不自以爲功咸淳戊
辰夏染微疾而領衆不倦至六月十五日示衆卓
主杖云尋牛湏見跡諸人吃粥吃飯處折旋俯仰
處還見跡麼迹在牛還在還見牛麼露迥迥更由
誰鳴咿咿擲杖云人牛俱不見正是月明時下座

衆驚似別衆語明日忽謂左右曰吾日迫矣索紙
寫高麗國王書及檀越諸山遺書十餘幅遺物皆
自處分神色自若至十七早索浴更衣書偈曰六
十八年不同不別百骸潰散序品第一置筆笑曰
吾臂能健人信我死耶攝衣危坐良久視之已寐
其徒清泰等奉遺體葬寺西隅塔後與佛照祖塔
上下相望遺命也度弟子八十餘人得法於師門
者半之性不吝恒周人急見學者占小善必稱之葬
日路人出涕有謄語六册六會語一册凡五衆必
取七佛以下諸祖機緣拈頌代別結座示衆至大

元門人元熙由百丈來尸淨慈時雪竇住持覺明
書來請曰先師平生爲人銘其藏不知凡幾歿且
五十年塔未銘若有待於兄佯諾不敢承延祐元
年明亦寐清持續以書促曰兄從吾師最久得其
詳宜銘謝曰門人自銘師塔何以信後持請至再
曰持已八十矣礮石忍死以請其言悲而切思余
亦豈久於世者遂書其槩表於塔遂鄮峰之中釋
尊設利明月臃腫鄮之東照祖難提夜貫長虹鄮
之西綠樹蔽虧蜿蜒起伏龍躍雲隨黃金鎖骨光
恠陸離佛祖昇立神人儼圍海闊天遠終古巍巍

延祐二年六月吉日杭州路徑山興萬壽禪寺住持嗣法門人元熙述

大千照禪師塔銘

西方聖人示現世間百億三昧無非度門而禪定之宗是爲之鎔鎔蓋覺性圓朗本來克消包三界而不礙窮萬劫而不昏非涉善惡了無顯晦岩棲澗飲之士能泯諸塵刹剎之頃證入一實境界光明殊勝與虛空同體不起不滅所以其教熾然常勝而不衰有能知之而又能遵之者其我大千師乎師諱慧照大千其字也永嘉麻氏子麻號積慶

之家宜生上士父鈞母黃氏旣誕育師實之勝摩尼珠師自童年亦俊利倍常堅欲入道聞人誦習契經合爪諦聽年十五徃依沙門了定于縣之瑞光院了定師從兄也長老良公知爲法器卽剃落爲弟子明年稟持犯於處之天寧蟬蛻萬緣誓究大不思議事首謁晦機熙公於杭之淨慈未契圓證一日閱真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峰處默識懸解流汗浹背時東嶼海公以石林鞏公逝世提唱於蘇之薦嚴師杖錫徃謁東嶼問曰東奔西走將欲何爲師曰特來參禮耳東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

荒汝於何地措足耶師抵掌於几而退東嶼知其夙有所悟尋復召至反覆勘辨師如宜僚擲丸飛舞空中東嶼甚嘉之遂留執侍左右師以爲心法旣通不閱脩多羅藏無以聞揚正教聳人天之聽迺主藏室於郡之萬壽及東嶼遷淨慈要師分座以表四衆已而無言宣公主温之江心豔師高行復招師至處之如淨慈天歷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據師子座集諸僧伽誨之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禪看教未免皆爲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德山之棒臨濟之唱亦有其

不得已而聞者說繹而去至正乙未遷四明之補陀先是寺以構訟而廢師以訟興在乎辨難大迫處之以寬慈絕弗與校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以超出羣品我爲佛子可不遵其教耶衆服其化補陀僧夢一神人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之神人曰我從阿育王山來欲請大千照禪師赴供耳未幾行宣政院署師住是識者以爲元應師旣至羣賢景附遠衆駢臻師亦憫大法凌夷孳孳誘掖不遺餘力嘗垂三關語以驗參學其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其二曰虛空無

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其三日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毘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此三關最爲峻切惜未有契其機者居九年退於妙喜泉上築室曰夢庵因自號夢世叟拚關獨處疑塵滿席不顧也洪武癸丑十月朔召門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有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日屬後事於住持約之裕公沐浴更衣索紙書偈已恬然化滅在菩提位中歷七十夏示人間壽相八十五年經三七日用茶毘法焚之耳齒眼睛及數珠不壞餘成設利羅五色爛然約之因造四偈讚之且竭力爲治

喪事云師三坐道場有語錄若干卷行世凡一燈所傳一雨所潤雖淺深有殊各得分領所度弟子純一無等若干人得法弟子某等若干人是年十二月七日葬靈骨於夢庵之後者至大也師智度冲深機神坦邁晝則凝坐夜則兼修淨業真積力久至於三際不住覺觀湛然非言辭之可擬議且服用儉約不如常僧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知其誠實不事驕飾多傾心爲外護其遇學徒亦以真率或以事忤之而聲色不變出語質樸不尚葩藻而指意超於言外名聞燕都帝師被以佛德

圓明廣濟之號師略不少動于中初橫川珙公入滅之年師始生及其受業又同在瑞光至於歿也又同往阿育王山君子或異之嗟夫禪定之宗至宋季而蔽膠滯局促無以振拔精明使直趨於覺路橫川當斯時密受天目法印持降魔杵樹真正幢升堂入室者不翅受靈山之所付囑佛法號爲中興橫川之同門石林奮興實角立東西其幹化機西來之道於斯爲盛師蓋石林之諸孫也故其死生之際光明盛大有如此者豈無所自而然哉廉雖不敏每以文辭爲佛事今因文妥之請故歷

叙其行業勒諸琬琰而復敷之以銘用勸方來繼師而興起焉者世當有其人乎銘曰 萬緣紛紜逐物而競曷以攝之寔惟禪定禪定斯何言辭罔宣淨翳盡歛月輪在天初分一鑑千焰交映如百鍊餘金色逾勝師之挺生銳思絕塵萬里咫尺欲趨頓門片簡雖微中具全體瞥爾觸之凡情盡死從抵頤師勇決其疑震迅奮擲類師子兒出世爲人樹大茸雨法雷鞞鞞驚百里海岸孤絕潮音吐吞與此大法殊流同源神人飛空持䟽來謁孰知元徵若合符節彼設利羅寶塔晝扃助我發蒙

靈光晶瑩翩然西歸趺坐而滅示不壞相火中珠
結生死之關解執其樞坦然弗惑如人歸廬前脩
漸退後武思勵不知昭之遺則淪墜太史著銘勒
石山樊虛空有盡斯道永存翰林侍講學士中順
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
濂撰

有元靈隱景德禪寺明宗惠忍禪師東嶼海

和尚塔銘

人品之分學力之至其地位高下毫釐有間孝子
不能有所加諸其親弟子不能有所增益於其師

也况乎佛氏之學以實證實悟爲則非思慮可以
計度非補葺可以依希踐履之真確有識者望而
辨之歧路之差殊真知者有以析之假借之私無
所逃於凡目况欲無愧於作者傳信於將來者乎
達磨之宗臨濟爲最盛宋之南渡豪傑不一出至
其季年來東南諸大道場率其支流餘裔或以勢
力相加尙或以係屬相因依而諸老之遺風殆盡
矣是以執筆之士考其顛末揆諸古人未嘗無臨
文之慨焉集往年遊吳與今開元住山悟光訪東
嶼海於淨慈懇欵篤實言不妄發簡默自處泊無

世情貌不踰於中人而說法之際音吐洪暢雖弱
不勝衣而步履整暇秀而有儀惜乎未久而遂去
不能有以叩其淵微也公既歿之十三年光公自
中吳與其門之學者結輯其行實以相寄予觀其
初見石林鞏公得法之機又與橫州珙公勘辨之
說巉絕奇峭豈以意識緝綴之所能者哉明年光
過臨川爲集言曰海公法席之盛自其門出世者
百餘人近年諸師之門以法器相尙者之衆或未
有以過之也又曰師之塔在石林塔之左而未有
銘也子爲我書之師諱德海台州臨海陳氏子生

宋寶祐五年二月六日稍長常端坐不與群兒戲
父母心知其不能居俗也年十二其母舅知其爲
寒山寺僧挈與俱十四從僧安石山落髮故宋叅
政鶴山魏公之子浙西安撫克愚請禮部牒度之
爲僧且受大戒天兵至浙有卒逐之前阻水師默
禱觀音因超躍十數丈及岸而止若有挾之者然
遂免謁石林鞏公於承天石林問師如何是汝自
已擬議林便推出師乃有疑一日爲病僧市藥路
忘所向及歸值林開室問曰盡大地是金剛正體
何處著上座師擬對林卽打師卽微證呈頌自通

林遷淨慈命師爲侍者一日林舉國師三喚侍者語問之師答云不是失却猫兒卽是失却狗子又云是辜負不是辜負瞞人自瞞林以竹篦擊之曰光吾宗海子也且覺庵在承天請主藏而琪橫川遷育王師舍藏而從之川室中垂語云南山笙筍東海烏賊師遽掩其口請師更道川以手托開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師拂袖便出川猶以藏鑰留之師嘗見通北院論雪竇革徹二門機語峻快師作長頌以申之歸天台瑞岩有竇方山因夜坐論佛法授受之際山駭曰臨濟宗墜地久矣其在子

乎至元二十七年師出世天台寒巖寺爲石林燒香大德乙巳受請居姑蘇楓橋寒山寺學徒雲集郡官脫因有子爲骨鯁數月醫不愈師撫之骨卽出又有朱氏子患迦摩羅疾創痍被面氣息忽忽來拜師師摩頂及面七日而愈人甚神之而師淡然無所爲也至大己酉遷崑山之東禪寺至大辛亥武宗皇帝賜璽書金襴衣皇慶二年遷杭之中天竺病時學人惑於聲色作二偈以戒之延祐二年的斤丞相以淨慈大刹衆萬指屈師領之室中垂語曰手握利刃劒因甚胡孫子不死曰咬破鉄

饅餡因甚路上有饑人又曰波斯去帽蔗咬甜頭
又曰魚以水爲命因甚死在水中衆吞語皆不契
昔者淨慈災至師住山而侈脩駙馬肅王將禮觀
音於補陀岩聞師禮觀音千拜寒暑不易邀師偕
往及至終日無所覩王求師請之光發巖谷劃然
震動得見變相甚異王歎曰非假師道行吾不能
有所覩已泰定二年脫歡丞相請居靈隱師平生
說法作用自如不假杖拂諸方委心焉四年丁卯
九月示微疾手書謝丞相及所知識招弟子付囑
書頌訖跏趺而化僧鴈五十七世壽七十二賜明

宗慧忍禪師有六會語傳於世此略及其一二焉
噫達磨以直指爲宗而數百年來文字轉盛然而
語嘿動容皆有所發明得之者自知悟之者不怖
然則六會之語行墨足以盡見之哉故銘其塔

銘日我觀東南大清淨海高山臨淵上極空界諸佛

賢聖遊戲自在光音迴旋含攝小大應時出現其
寂不味乃作開士秀暎象外施無畏者亦其超邁
奮身絕流如影歷塊豈假舟筏將迎計載穹林干
樹孤鳳無彩一聞百悟昭徹立解佛祖授受密契
真戒六坐道場吳越之會杖拂不施雲興雨沛貴

附錄三山志 卷六
人大官象馬珠貝三請彌尊法席之最成歡久住
略不顧對弟子分布說法承派臨濟遺風慄然誰
待去來何心塵影何礙悲願勝行猶足垂代至正
辛丑四月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
奉大夫知制同修國史虞集撰

祭笑翁和尚

維淳熙八年歲次戊申三月己酉朔二十六日甲
戌奉直大夫賜紫金魚袋張卽之謹以薰茗致祭
于圓寂育王堂頭笑翁禪師之靈曰師之道德淵
淳莫測贊之毀之皆不可得師今示亡哲人其萎

事開叢林非我所知憶我與師兄弟莫擬閱三十
年一日相似師住南山我添周行扁舟絕江明發
西陵師亦至止其載而歸翠岩之趾□□□從
容可觀芬□堂中朝遊暮還我□世味山深林密
粗有樂地繫師之力帝念遺老尺一飛來起廢鄮
峯曰徃欽哉□我五年相望二舍不見兼旬我心
夙夜半間亡恙尚擬相從何物二豎迺賊其躬肯
哉遺言斯世良藥不鄙謂余亦有所託遺像山立
英氣如存嬉笑怒罵不復可聞平生益友今焉已
矣拜手几前老淚如洗

御祭澹菴和尚

維宣德十年歲次乙卯六月辛丑朔二十三日癸亥皇帝遣行在禮部主事龍燦諭祭于故僧錄司右覺義自學之靈曰尔有戒行擢在京刹尚期久於其任而遽尔云亡茲特遣人賜祭冥靈不昧庶其饗之

祭東堂益宗和尚

住山體元

太虛之廣也而能容於萬物滄溟之深也而能納諸百川夫滄溟之深而自不以爲深故其深也莫測太虛之廣而自不以爲廣故其廣也無涯蓋若

人之管才抱德懷仁蘊義積於中著於外豈得而自誇哉惟我澹菴和尚自幼學佛出遊於方外投師擇友脩身問學歲月云遠未嘗頃懈儉而弗肆隱而弗耀厥後道克於己名著於時自然而然非用意求而得也曩在鍾山時歷膺清要與予同遊於圓菴師之門朝斯夕斯講道論義聿以承薦出主寶積間闕數年永樂間又累同應召於南北二京復與之相處綢繆之甚日有相長之益未幾復與之登壇受具然後分座鍾山闡揚宗旨升住此山予亦忝繼斯席相聚僅逾一載欽取擢右

街之任重大慈恩住持大教期振祖風豈料一旦
而西歸哉嗚呼天與之才而不與之壽自古皆然
今之忽逝實可盡傷傷吾教失此偉人也茲以函
管南回用旌其世禮設陳菲筵一奠以抒吾情

澹菴安骨佛事

住山體元

引水東頭是故鄉黃金臺畔忽云亡雖當十月清
霜重猶見秋花晚節香謀道重山林名揚海宇儼
先輩之典型作後人之規矩風雲際會早嘗出世
於浮梁雨露駢繁屢覲天顏於帝所分座鐘山
談升王几承遠召住大慈恩踞號床肆談宗旨龔

宮利人兼利已正宜一代而闡揚豈料數朝而已
矣雖然不滅不生無彼無此青青翠竹盡是真如
岌岌青山無非妙體今日歸來事若何全始全終
切骨切髓千古安然夢菴裏

明州阿育王山志第九上卷目錄

提唱宗乘

偈四

郭子章

育王常坦禪師

嗣法福昌善公

育王大覺懷璉禪師

嗣法泐潭澄公

育王曇振真戒禪師

嗣法瑞岩鴻公

育王法達寶鑒禪師

嗣法福巖感公

育王無竭淨曇禪師

嗣法寶寧幾公

育王野堂普崇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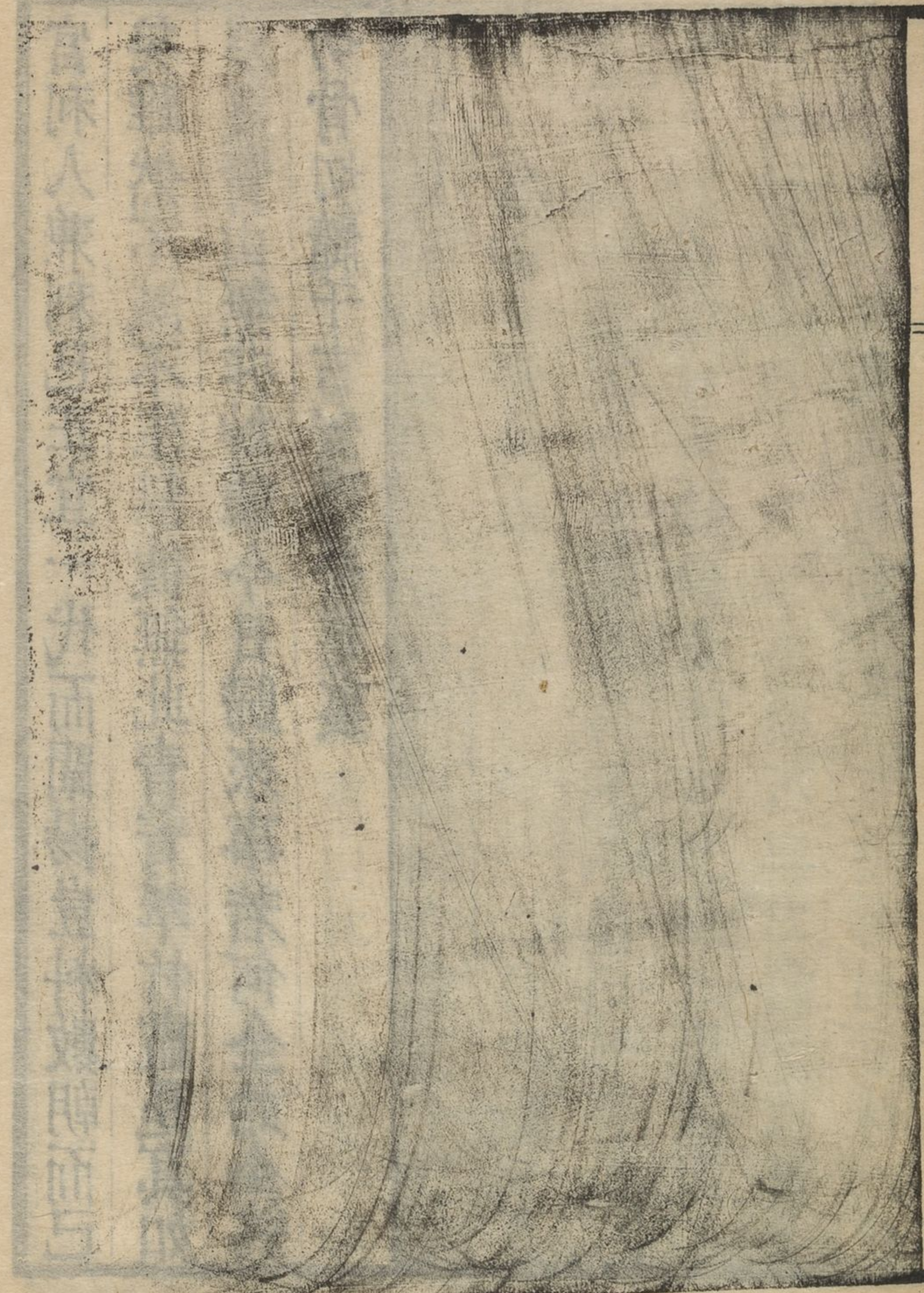
嗣法黃龍清公

育王無示介諶禪師

嗣法天寧卓公

育王大慧宗杲禪師

嗣法昭覺勤公



附育王山志 卷九
育王智端裕禪師

嗣法昭覺勤公

育王佛照德光禪師

嗣法大慧杲公

育王大圓遵璞禪師

嗣法大慧杲公

育王常坦禪師法嗣 二人

育王澄逸禪師

湖山擇賢禪師 錄無

育王懷璉禪師法嗣 二十三人

佛日戒弼禪師

天宮慎徽禪師

徑山維琳禪師

臨平勝因資禪師

彌陀正彥庵主 已上五人見錄

金山寶光禪師

安嚴崇海禪師

廣慧利和禪師

明仙道信禪師

鳳凰文喜禪師

佛日道榮禪師

萬壽洪德禪師

精嚴同定禪師

寶雲有馨禪師

東林智華禪師

東禪智賢禪師

極樂興慈禪師

普光處忠禪師

石門希仲禪師

解空清瑞禪師

五磊智環禪師

顯聖宗利禪師

孫覺莘居士

已上十八人無錄

雲居齊禪師法嗣 一人

居素禪師 無錄

振禪師法嗣 一人

嶽林真禪師 無錄

保寧璣禪師法嗣 二人

淨曇禪師

台州真如戒禪師 錄見

端裕禪師法嗣 九人

清涼坦禪師

淨慈師一禪師

道場法金禪師

延福慧升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雲岩法秀禪師

連雲竹敦禪師

天目肇禪師

安岩古禪師

上巖詠禪師

已上五人無錄

育王大慧果禪師法嗣 九十四人

教忠彌光禪師

東林道顏禪師

西禪鼎需禪師

東禪思岳禪師

西禪守淨禪師

開善道謙禪師

育王德光禪師

錄見前

華藏宗演禪師

天童淨全禪師

大瀉法寶禪師

玉泉曇懿禪師

薦福悟本禪師

育王遵璞禪師

能仁祖元禪師

靈岩了性禪師

蔣山善直禪師

萬壽自護禪師

大滄景暈禪師

靈隱了演禪師

光孝致遠禪師

雪峯蘊聞禪師

連雲道能禪師

靈隱道印禪師

竺原宗元菴主

近禮侍者

淨居尼妙道禪師

資壽尼妙摠禪師

侍郎張九成居士

參政李邴居士

寶學劉彥修居士

提形吳偉明居士

門司黃彥節居士

秦國夫人計氏

徑山了明禪師

已上三十四人見錄
今錄其八

祖麟道者

清涼殊禪師

花藥繼明禪師

大雲穎禪師

昭覺子文禪師

龍王自隱禪師

岳麓梵禪師

南華因禪師

超宗道人

大滄惠仰禪師

洛浦相禪師

徑山祖慶禪師

伊山冲密禪師

祥符如本禪師

象田德禪師

象田信禪師

龍牙信禪師

岳侍者

光孝林禪師

雲卧曉瑩禪師

九鼎法生禪師

黃文昌編脩

鄭昂居士

徑山有才禪師

大悲間禪師

雪峰慧然禪師

華嚴覺印禪師

福嚴了賢禪師

慶成冲禪師

報恩崇海禪師

光孝祖彥禪師

薦福妙熙禪師

博山能禪師

石門仁禪師

龍翔宗常禪師

蔣山恩禪師

蔣山等詮禪師

光孝圓禪師

黑水曇振禪師

秀峰南禪師

法濟僧鶚禪師

報恩行禪師

舟峰慶老禪師

薦福普仁禪師

水陸野菴和尙

大瀉如晦禪師

玉泉道成禪師

明招觀禪師

興王如沼禪師

從慶慶禪師

法宏首座

石泉詠禪師

光孝立禪師

明招微禪師

大明廣容禪師

昭覺祖明禪師

正法秀禪師

仰山圓禪師

正煥首座

已上六人無錄

關西尼真如

天童無用全禪師法嗣 一人 育王妙堪禪師

遯庵演禪師法嗣 一人 育王法明禪師 無錄

育王光禪師法嗣 一十四人

靈隱之善禪師 淨慈居簡禪師

徑山如琰禪師 天童孤禪師

東禪觀禪師 上方銛禪師 已上六人見錄

育王宗印禪師 淨慈義雲禪師

徑山妙嵩禪師 育王師瑞禪師

育王權禪師 育王齊禪師

雲居梵宗和尚 鍊牛印禪師 已上八人無錄

育王觀禪師法嗣 一人 徑山元熙禪師 無錄

育王師瑞禪師法嗣 一人 瑞岩崇壽禪師 見錄

淨慈居簡禪師法嗣 一人 育王大觀禪師 見錄

育王妙堪禪師法嗣 一人 天童岫禪師 無錄

育王宗印禪師法嗣 一人 法場法舟禪師 無錄

河峰上曰如何是無中無師曰般若堂前上堂干
花競發百鳥啼春是向上句諸佛出世知識興慈
是向下句作麼生是不迷二途句若識得頂門上
出氣若識不得土牛耕石田擊禪牀下座

泐潭澄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漳州龍溪陳氏子誕
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州既有異兆僉知
祥應齟齬出家卯角圓頂篤志道學寢食無廢一
日洗面潑水于地微有省發卽慕叅尋遠造泐潭
法席投機印可師事之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於

圓通訥禪師所皇祐中 仁廟有詔住淨因禪院
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 號大覺禪
師後遣中使問曰才去豎拂人立難當師卽以頌
回進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
與眾人同 帝覽大悅又詔入對便殿賜羅扇一
把題元寂頌於其上與師問答詩頌書以賜之凡
十有七篇至和中乞歸老山中乃進頌曰六載皇
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
篋唯將御頌歸 帝和頌不允仍宣諭曰山卽如
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興佛法師再進頌

謝曰中使宣傳出禁圍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
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幾霄露恩輝方湛湛林
泉情味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
飛旣而遣使賜龍腦鉢師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
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
上嘉歎不已治平中上疏丐歸仍進頌曰千簇雲
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
炷清香滿石樓 英廟依所乞賜手詔曰大覺禪
師懷璉受 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誠懇乞歸
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任性

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抑逼堅請師旣渡江少畱
金山西湖四明郡守以育王虛席迎致九峰韶公
作疏勸請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詩
頌榜之曰宸奎翰林蘇公軾知杭時以書問師曰
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
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 英廟賜手詔其略
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
欲添入此一節師終藏而不出逮委順後獲於篋
笥聞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利濟群生貌座師登將
何拯濟師曰山高水闊日華發無根樹魚跳萬仞

峯師曰新羅國裏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劔峽徒勞
放木鵝師曰脫却衣裳卧荆棘曰人將語試師曰
慣得其便僧拊掌師曰更踣跳問聖君御頌親頌
賜和尚將何報此恩師曰兩手拓地曰恁麼則一
人有慶兆民賴之師曰半尋拄杖攪黃河問艣棹
不停時如何師曰清波箭急曰恁麼則移舟諳水
勢舉棹別波瀾師曰濟水過新羅曰古佛位中畱
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師曰兒童不識十字街問
坐斷毗盧頂不稟釋迦文猶未是學人行業如何
是學人行業師曰斫額望明月僧以手便拂師曰

作甚麼僧茫然師曰賺却一船人師曰若論佛法
兩字是加增之辭廉纖之說諸人向這裏承當得
盡是二頭三首譬如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若是
本分衲僧纔聞舉著一擺擺斷不受纖塵獨脫自
在最為親的然後便能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僧
同僧在俗同俗在凡同凡在聖同聖一切處出沒
自在並拘檢他不得名邈他不得何也爲渠能建
立一切法故一切法要且不是渠渠旣無背面第
一不用妄與安排但知十二時中平常飲啄快樂
無憂祗此相期更無別事所以古人云放曠長如

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上堂文殊寶劍得者爲
尊乃拈拄杖曰淨因今日恁麼直得千聖路絕雖
然如是猶是矛盾相攻不犯鋒鏑如何運用良久
曰野蒿自發空臨水江燕初歸不見人叅上堂太
陽東昇爍破大千之暗諸人若向明中立猶是影
響相馳若向暗中立也是藏頭露影漢到這裏作
麼生吐露良久曰逢人祇可三分語未可全拋一
片心叅上堂世法裏面迷却多少人佛法裏面醉
却多少人祇如不迷不醉是甚麼人分上事上堂
言鋒纔擊義海交深若用徑截一路各請歸堂上

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拄杖曰這箇不是
物卽今現形也且道月在甚麼處良久曰長空有
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擊香臺下座上堂白
日東上白日西落急如投壺閃寥廓神龍一舉透
無邊纖鱗猶向泥中躍靈燄中休湊泊三歲孫童
鬚四角參上堂良久舉起拳頭曰握拳則五嶽倒
卓展手則五指參差有時把定佛祖關有時拓開
千聖宅今日這裏相呈且道作何使用拍禪牀曰
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瑞巖鴻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曇振真戒禪師上堂今日布袋頭開還有買賣者麼時有僧出曰有師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酬價僧無語師曰老僧失利

福嚴感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法達寶鑑禪師饒州余氏子僧問不落階級處請師道師曰蠟人向火曰畢竟如何師曰薄處先穿

保寧璣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嘉禾人也晚歸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卧白雲偶然來此寄

閑身莫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屎人紹興丙寅夏辭朝貴歸付院事四衆擁眎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沒縫罅五十六年成話霸今朝死去見閻王劍樹刀山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噯一任諸方鑽龜打瓦收足而化火後設利如霰門人持骨歸阿育王山建塔

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也嗣黃龍清

公

法示衆舉巴

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雲竇

和尚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
爲巴陵出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
處著是幡是風無著處遼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
毛還失措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
獨釣寒江雨

無示介謔禪師温州張氏子嗣天寧卓公謝知事
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
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
就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

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
還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剪遍世間誌公不是
閑和尚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歷日德山棒臨
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
過鐵圍關麼忽然路著釋迦頂顛磕著聖僧額頭
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若說有你爲有礙我若說
無你爲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我若豎說你
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帖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
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大眾曰著力著力
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

平拔劍相爲底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
子下座師性剛毅泣衆有古法時以謔鐵面稱之

昭覺勤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夙
有英氣年十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窓戲以硯投
之誤中先生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
若究出世法卽詣山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薙
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理
禪師棄游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旣得其說去登寶
峰謁湛堂準禪師堂一見異之俾侍巾襪指以入

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訶曰汝曾未悟病在意

識領解則爲所知障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

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勤卽圓悟堂師卒趨謁無盡居士

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

榻延之名師庵曰妙喜泊後再謁且囑令見圓悟

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

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卽不然忽

有入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

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

相不生却坐在淨躡躡處悟謂曰也不易你得到

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
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斯君不得
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爲不釐務侍者
且同士大夫入室擇木乃朝
士止息處悟每舉有句無句如
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
遂問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
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
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
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盡也盡不就
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

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酌對無滯悟
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
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篋以驗學者叢林浩然
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呂公舜徒奏 賜紫衣佛
日之號會女真之變其曾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
選得免趨吳虎邱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
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殃崛摩羅持
鉢至產婦家因緣時圓悟 詔住雲居師往省觀
入山次日卽請爲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圓悟
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冬至秉拂

昭覺元禪師出衆問云眉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
濺梵天園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極好答
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園悟歸蜀師於
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菴以居學者雲集久之
入閩結茅於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又
徙小溪雲門庵後應張丞相魏公浚徑山之命開
堂日僧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舉
唱師云鈍鳥逆風飛曰徧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
點座中圓師曰人間無水不朝東復有僧競出師
約住云假使大地盡未爲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

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
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
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
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
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
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
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
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卽得正眼觀來正是
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况
復勾章棘句展弄詞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

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
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
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
看他先聖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豈得已而用之
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
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檢點將來合喫拄杖只今
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
爲之化如無倒行此今去也驀拈拄杖云橫按鑊
錮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拄杖喝一喝便下
座道法之盛冠于一時衆二千餘皆諸方俊又侍

郎張公九成亦從之游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
政與師連禍紹興辛酉五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
裒先德機語間與拈提離爲三帙目曰正法眼藏
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皇帝特恩放還明
年春復僧伽梨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後奉朝命
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俗欽慕如初 孝宗
皇帝爲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師師作偈
爲獻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真請
師說法祝延 聖壽親書妙喜庵三字并製贊寵
寄之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

其理自彰舉起拂子曰還見麼擊禪林曰還聞麼
聞見分明是箇甚麼若向這裏提得去 皇恩佛
恩子時報足其或未然徑山打葛藤去也復舉起
拂子曰看看無量壽世尊在徑山拂子頭土放大
光明照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
界中轉大法輪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其中若凡
若聖若正若邪若草若木有情無情遇斯光者皆
獲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諸佛於此得之具一切種
智諸大菩薩於此得之成就諸波羅密辟支獨覺
於此得之出無佛世現神通光明諸聲聞眾泊夜

來迎請五百阿羅漢於此得之得八解脫具六神
通天人於此得之增長十善脩羅於此得之除其
憍慢地獄於此得之頓超十地餓鬼傍生及四生
九類一切有情於此得之隨其根性各得受用無
量壽世尊放大光明作諸佛事已竟然後以四大
海水灌彌勒世尊頂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記當於補處作大佛事無量壽世尊有如是神通
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到這裏還有知恩報恩
者麼若有出來與徑山相見爲汝證明如無聽取
一頌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卽其舌抵憑此

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間啟億萬斯年注福源
如海滉漾永不竭師子窟內產後猊鷲鷲定出丹
山穴爲瑞爲祥遍九垓草木昆蟲盡懽悅稽首不
可思議事喻若衆星拱明月故今宣暢妙伽陀第
一義中真實說上堂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
境能由境能大小祖師却作座主見解徑山卽不
然眼不自見刀不自割契飯濟饑飲水定渴臨濟
德山特地迷枉費精神施棒喝除却棒拈却喝孟
八郎漢如何止遏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

德山棒臨濟喝今日爲君重拈掇天何高地何闊
休向糞埽堆上更添壒搥換却骨洗却腸徑山退
身三步許你諸人商量且道作麼生商量擲下拄
杖喝一喝曰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
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椎鑼打鼓要識祖意西
來看取村歌社舞上堂久雨不曾晴豁開天地清
祖師門下事何用更施呈上堂舉圓通秀禪師示
衆曰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
分祇得麻纏紙裹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
眼人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

些子老胡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苦口叮嚀却似樹頭風過結夏上堂文殊三處安居誌公不是閑和尚迦葉欲行正令未免眼前見鬼且道徑山門下今日事作麼生下座後大家觸禮三拜上堂僧問有麼有麼庵主堅起拳頭還端的也無師便下座歸方丈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鐵橋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須爾燈王痛不徹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卓拄杖曰惟有這箇不遷擲拄杖曰一衆耳聞目覩圓悟禪

師忌師拈香曰這箇尊慈平昔強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顛頂用格外底籠侗自言我以木榧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却鼻孔索頭旣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爲驗遂燒香曰以此爲驗僧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曰如何是麓入細師曰香水海裏一毛孔曰如何是細入麓師曰一毛孔裏香水海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火不待日而熱曰磨後如何師曰風不待月而涼曰磨與未磨時如何師曰交

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意作麼生師曰釘釘膠黏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問高掛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夢裏惺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曰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祇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或有人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他道甚麼師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

問明頭來時如何師曰頭大尾顛纖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野馬嘶風蹄撥刺曰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又作麼生師曰雪峰道底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時如何師曰親言出親口曰未審如何受持師曰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時如何師曰五味鑽秤鎚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間教中道塵塵說刹刹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爲舌師拍禪牀右角一下僧曰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師拍禪牀左角一下僧曰也知今日令

不虛行師曰識甚好惡師室中間僧不是心不是
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曰領師曰領你屋裏七
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
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打出僧請益夾
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麼僧
擬舉師連打喝出師纔見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
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次一僧入師
亦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
前覓箇甚麼便打出復一僧入曰適來兩僧不會
和尙意師底頭噓一聲僧罔措師打曰却是你會

老僧意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
我了也卽今因甚麼瞌睡僧曰加是如是師曰道
甚麼僧曰不是不是師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
是一棒打你不是舉竹篋問僧曰喚作竹篋則觸
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
僧曰請和尙放下竹篋卽與和尙道師放下竹篋
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著又舉問僧僧
曰囊裏怕走却鼈那師下禪牀擒住曰此是誰語
速道僧曰實不敢謾昧老師此是竹庵和尙教某
恁麼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舉似諸方師年邁求

解辛已春得旨退居明月堂隆興改元一夕星殞
于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 八月九日學徒問安
師勉以宏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
奏又貽書辭紫巖居士侍僧了賢請偈復大書曰
生也祇恁麼死也祇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
大擲筆委然而逝平明有馳尺許腰首白色伏于
龍王井欄如義服者乃龍王示現也四衆哀號
皇帝聞而歎惜上製師真贊曰生滅不滅常住不
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丞相以次致祭者皆來門
弟子塔全身於明月堂之似壽七十有五夏五十

有八 詔以明月堂爲妙喜庵謚曰普覺塔名寶
光淳熙初賜其全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

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也六
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
駟鳥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
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忽微省去
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
悟於鐘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
滅卻卽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
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侍悟居

阿育王山志 卷九
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請開法
丹霞次遷虎邱徑山謝事狗平江道俗之請庵于
西華閱數稔 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
閩中元沙壽山西禪復被 旨補靈隱 慈寧皇
太后幸韋王第 召師演法 賜金襴袈裟乞歸
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
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
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
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祇這箇何似
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

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盡
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爲甚麼東弗于
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瞻部洲點燈北鬱單越
暗坐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裏活計撼
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
子曰參上堂動則影現覺則冰生直饒不動不覺
猶是秦時轆轤鑽到這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
開毫端撥轉機輪命脉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
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
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

底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堂曰行時絕行
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塚生招箭行說未明
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
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
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終不依倚
還有履踐分也無剎剎塵塵是要津上堂曰易填
巨壑難滿漏卮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寬
綽有餘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
麼處履踐同誠共休戚飲水亦須肥僧問如何是
賓中賓師曰你是田庫奴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

相逢猶莽鹵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劒氣爍愁雲
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師蒞衆色必凜
然寢食不背衆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
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
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日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
終夕得設利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傘常平日
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
咀噍問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
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奩有聲亟開
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鄧峰西

華蓋大悟禪師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志學
不就依本郡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入室
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罔措遂致
思終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
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
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
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庵
杲應庵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

英材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篋則
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
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冰消初住台
之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中峰頂上
塔心尖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興化
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
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盡道
赤心片片恩大難酬總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
如臨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
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未然鴻福更爲諸

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鴻門兩扇開
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覩不見苦
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死蛇莫打殺
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
明心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
圈吞栗棘蓬底是甚麼人披蓑側立千峰外引水
澆蔬五老前師住靈隱日 孝宗皇帝嘗 詔問
道留宿內觀堂奏對機緣備于本錄後示寂塔全
身於鄧峰東庵

常州華藏遜庵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上堂拈起
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

古人恁麼道華藏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
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臘日上堂二
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世間出世間無剩亦無欠
遂出手曰華藏不惜性命爲諸人出手去也劈面
三拳攔腮一掌靈利衲僧自知痛痒且轉身一句
作麼生道巡堂喫茶去上堂舉南泉和尚道我十
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破
家散宅師曰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祇見一邊
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老
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峯觀一

足却來平地倒騎驢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泉懿
問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
寅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慧問三聖興化
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
身處也無師於慧膝上打一拳慧曰抵你這一拳
爲三聖出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
打復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慧室中
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
雲峯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

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
也無僧曰有慧曰劄僧擬議慧便喝師聞遽領微
旨大慧欣然許之

育王璉禪師法嗣

臨安府佛日淨慧戒弼禪師僧問如何是毘盧印
師曰草鞋踏雪曰學人不會師曰步步成蹤
福州天宮慎徽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密門門
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佛說法不說有不
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
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夜霜風漏消息梅花

依舊綴寒枝

杭州徑山無畏維琳禪師湖州人初任大明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不在然燈前亦非釋迦後云莫便是育王兒孫也無師曰神岳峰高尾間水急問如何是大明家風師曰神鸞頂上軒眉坐黃鵠岫中昂首行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會即便會覓甚意旨僧珍重便去師曰聽取一偈櫛

樵火殘飛白灰老僧身上白如雪地爐冥坐人不

知蒼狄山西叫明月久立

杭州臨平勝因資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

日當場略借看師曰方圓無內外醜拙任君嫌云

心月孤圓光含萬像師曰莫將黃葉作真金問菩

提不可以心得和尚從何而得師曰齷漢乃曰若

論此事如日月麗天八方普照盲者不見盆下不

知非日月不明乃當人障隔若據祖師正令擬議

千差直須打透金鑠元關一任縱橫妙用久立

温州彌陀正彥菴主一日禮拜雪竇良禪師良問

云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主曰有無且致和尚

是有主禪師無主禪師良云却被葫蘆倒纏藤主

曰道什麼良擬對主拂袖便出曰見面不如聞名

良呵呵大笑至晚入室良不允主乃有頌曰金刀
剃落青絲髮求佛求法亦求真黃梅分付盧行者
師今授手與何人

保寧璣公法嗣

台州真如戒香禪師興化林氏子上堂孟冬改旦
曉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滅法當頭
莫作見聞看

育王裕公法嗣

福州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篋話請益師示
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篋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廚庫

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六披
削首參雪峰慧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
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
廝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烟和露濕秋光照質之
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嘎照曰無蹤迹
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肯
之住後上堂舉圓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
到無參始徹頭水菴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
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

樓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嶺梅半合
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半提作麼生
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上堂
舉法眼示眾曰盡十方世界明皎皎地若有一絲
頭卽有一絲頭師豎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觸體
猶未覺法燈云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
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
秋山無限清師嗣育王裕公法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東齋川
和尚爲落髮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

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
刃劒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袒半肩龍樓香噴
益州船有時赤腳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住後
上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變
作馬面夜叉向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瞻部洲北
鬱單越却來山僧手裏呈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
拄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下
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
柳栗到處行腳勘驗諸方更來這裏覓箇甚麼纔
輕輕杪着便言天台普請南嶽游山我且問你還

曾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窮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日將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下現衆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于金斗峯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喝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方古今都盧在裏許畧畧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針鋒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龍鼉魚龍蝦蟇蚯蚓盡向平地上湧出波瀾游

泳鼓舞然雖如是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脣眉毛不在眼下還相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卽之請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禪師公問此事人人

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爲甚麼某無箇
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
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卽
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廁以栢
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
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
脚痛有玄沙屈明謁法印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
忌就明靜菴供雲水主僧惟尚禪師纔見乃展手
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趨前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
般若公曰某見處祇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

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叙語未終公推倒卓子
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麼
生僧罔措公毆之願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尚
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竒諸方聞舉盡攢
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尚荅曰從
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
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於
東菴尚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
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
祇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裏果沒蛟龍

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尚恨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郎偶參政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閬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肯頭不動軒壁曰子詔格物

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伍佰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艱過徑山飯僧秉釣者意慧議及朝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錄曰憲自嶺下侍舅氏歸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旣不知本命元辰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爲

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
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脩道之謂教便是千百
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己
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
徑山公謁於慶善院曰其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
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
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其頌
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
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
又被藕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

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
灾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傍邊煞得工夫公設
心六度不爲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
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
變爲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
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
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
纔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
我欲供佛佛卽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
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卽塵塵卽疑終與佛

天不相似我今與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
今徵有疑與惑鷓子便到新羅國

參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
默照爲邪禪疑怒相半及見慧示衆舉趙州庭栢
垂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
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麼却
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祇道邪長短燒了方知
地不平公領悟謂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
書咨決曰某近扣籌室承擊發蒙滯忽有省入顧
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拾如衣

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
何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
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旣無拘執之情亦不
作竒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
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
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
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旨
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卽應不留胸中二
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
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

蓋恐得少爲足當廣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
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彥脩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
禪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
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栢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
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
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參真歇了禪師得自
受用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菴隨衆入室
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慧以竹篋便打

公無對遂留咨叅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
啐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
期卽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
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
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慧
卽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
則要識臨濟小厮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
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篋話至葉縣
近前奪得拗折擲向堦下曰是甚麼山曰瞎公曰

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臘梅絕句曰
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
看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自寡處屏去紛華常蔬食習
有爲法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
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
爲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篋子
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
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
教人看真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

無滯謙辭歸真親書入道槩畧作數偈呈慧其後
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
回新

杭州靈隱妙峰善禪師吳興劉氏子其先居彭城
後徙吳興高曾大父父皆登膺仕師生純綺中姿
性高潔年十三卽辭家祝髮受業德清齊政院其
師教以經論一見輒了大意乃遍參諸大老時佛
照光禪師唱道鄮山師往叅禮以風幡語直箭鋒
機蒙印可贈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鍊

起吾宗自是辨慧融釋然不以此自足遊衡湘還入康廬卓錫妙高峰下面壁坐十年一時學者尊稱之曰妙峰禪師分座於鴈山能仁出世於慧因洪福萬年諸刹退居皋亭劉寺者又十餘年大畧如在妙峯時其徒推迫不已復領明之瑞岩蘇之萬壽常之華藏晚至靈隱亦非所樂靈隱密邇行闕輪蹄湊集師掩戶若不聞一無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之寒溫而已會天童虛席時鄭清之秉鈞軸獨念非師莫宜居因勉師行師答曰老僧年踰耄矣尚夜行不休乎辭弗就鄭公益高之師上堂

云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信手拈來一時漏泄以拂子擊禪床左邊云者裏是鑊湯爐炭擊右邊云者裏是劒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着還知落處麼又擊云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又示衆云久叅高士眼空四海鼻孔撩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生平善誘其徒未嘗厲聲色然一經指授輒神融意悟心悅誠服皆充然有得將示寂澡身跌坐書偈云來也如是去也

附錄五山志 卷九
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里遂逝實端乎二月九月二十八日壽八十四臘七十一火浴獲舍利不可數計塔于靈隱之西岡鄭公銘其塔

杭州府淨慈北磻禪師名居簡字敬叟蜀之潼川王氏子以其寓北磻之日久故人不名字之稱北磻云先出世天台報恩光孝寺退居杭飛來峰之陰張公誠子與盱江刺史走書以唐僧紹隆所開山處之師高卧不起而江東部使者以東林雲居力致之亦復不起後遷至淨慈師頌世尊初生話云一聲蛙地便叱哩突出如斯大闡提此上西天

起殃害堂堂洗土不成泥又頌楞嚴經六解一亡云六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春風篆烟一縷閒清晝百鳥不來花自紅嘗闢一室以居名曰齷室作賦以自見其畧曰進則面墻退則坐井柱忽不支壁忽就殞豁然而虛漠然而罔如蒙之擊如震而警又曰如無盡藏如大圓鏡前山送青若壯士之排闥後山回闖擬良工之御駿撫鴻鵠而晚眺入冥冥而遠引笑雲烟之輕去漫悠悠而無定駐落日於西崦延初蟾於東嶺是皆中所得也有北磻集十九卷行世盱江張公誠子序之曰讀其

文宗密未知其伯仲誦其詩合參寥覺範爲一人不能當也北磻於人不苟合合亦不苟睽取舍去就之際潔如也龍泉華公水心酌師詩曰簡公詩語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女塗青染綠未禁春師居天台委羽有二姓爭竹山竭產不肯已仙居丞王君懌來囑師諷之乃作種竹賦一首示二姓而訟遂止

杭州徑山如琰禪師字浙翁台州周氏子穎悟邁倫作維摩讚偈云毘耶示疾放憨癡添得時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勘破者些毛病有誰知

明州天童派禪師字無際題郁山主像偈云策蹇溪橋蹉跌時誤將豌豆作真珠兒曹不解藏家醜笑倒楊岐老古錐

東禪觀禪師字性空上堂舉鹽官國師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來瓶至師云却安舊處着僧復來問師云古佛過去久矣師云盲者難以與乎文彩曠者難以與乎音聲者僧既不薦來機國師只成虛設雲門道無朕迹扶國師不起雪竇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也扶國師不起以拂子畫一畫云前來葛藤一

時畫斷且道畢竟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
座又舉保壽和尚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公案師
云衆中商量道三聖有奔流度刃之作向平地上
湧波瀾保壽用疾焰過風之機向虛空裏轟霹靂
二大老各出一隻手扶豎臨濟正法眼藏與麼說
話要作臨濟兒孫且緩緩東禪道蛟子如何擎天
柱藕絲焉可拄須彌若是臨濟正法眼藏端的向
二人邊滅却

上方朴翁鈿禪師天資奇逸辯博無礙讚達磨像
日一言已出駟難追賴得君王放過伊楊子江心

航折筆浪頭何似問頭危

育王師瑞禪師法嗣

明州瑞岩壽禪師字無量因僧問世尊臘月八日
正覺山前夜覩明星悟道此意如何師答以偈曰
瑩星現處眼皮穿漢語秦言萬萬千暴富乞兒休
說夢誰家竈裏火無烟

明州育王大觀禪師鄞縣橫溪陸氏子字物初蚤
參北澗簡公慈悟旨典文翰聲稱藉甚晚住育王
座下名緇蟻附上堂云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充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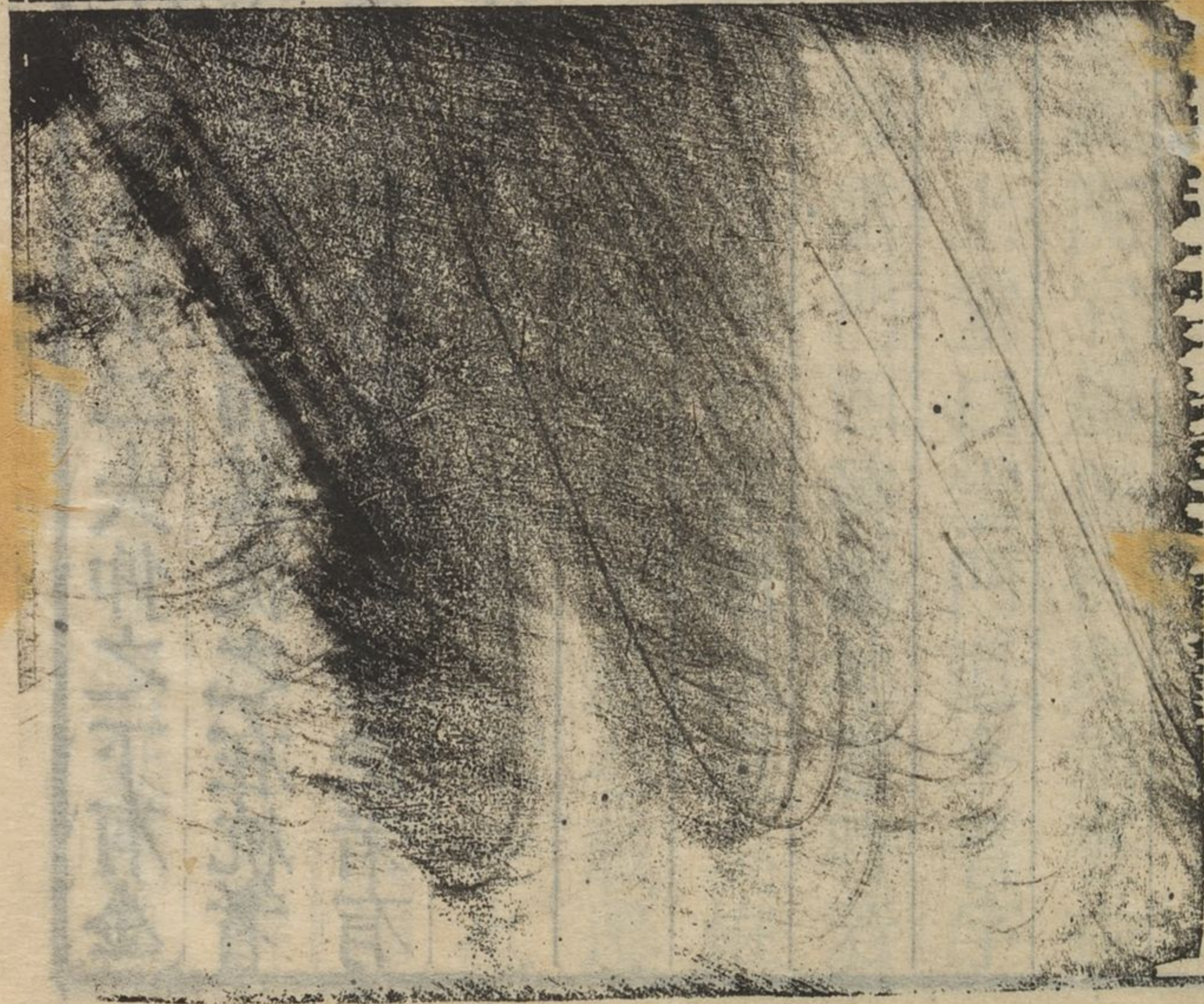
虛空無處回避堪笑迷流白日青天開却眼只管
瞋睡更有黃面老人不識好惡入泥入水却道我
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而爲我授記何異好肉
剗瘡空花求蒂畢竟如何悉唎悉唎既順世塔葬
于寺之西菴

徑山佛智晦機禪師諱元熙族豫章唐氏世業儒
西山明覺院明公廼師之族牀父聚其宗族子弟
教之世典師與兄元齡俱從進士業元齡旣登第
師年十九遂從明公祝髮將遊方其母憐之私具

白金爲裝師謂財足喪志卽善辭毋不持一錢以
行至具一時名宿皆欲出其座下不願也聞物初
觀禪師闡化玉几往依之物初與語大驚異之留
侍左右朝夕咨扣盡發其秘字之曰晦機爲偈以
勉焉後至錢塘謁東叟穎公于南屏延師掌記至
元中總統楊璉真加奉旨取育王舍利塔進入供
養乃親詣師求記述舍利始末因招與俱師辭曰
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遂歸江西則元齡先
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堂師奉之
以孝聞隱居里之瀟山元貞二年出世應百丈之

請居十二載而法席振興至大初應淨慈之請入
寺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官屬俯伏迎請發揚
宗旨四方英衲一時輻湊上堂曰雲門道个普字
盡大地人不柰何殊不知雲門四稜場地當時若
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恠
觸忤好非徒扶起此老管取話行天下居七載遷
徑山閱三月師杖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往也
江西學者聞師退閑咸傾誠法味以致百丈大仰
之徒爭來請師師辭不獲已遂返仰山居三年將
示寂手書與所往來者偈示衆擲筆化去延祐六

年閏八月十有七日也壽八十二大仰之下有金
鷄石者應馬大師懸識故葬焉而其徒之在杭者
又建塔于淨慈之西隱以存唐敬之所嗣法者有
笑隱訢石室瑛仲芳倫云



附錄

卷九

李開大

李開大

